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吳
興
縣
志

卷
之
一

地
理

一

一

一

一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曰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能誦

詩屬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補注周壽昌曰書中凡秀之字曰茂避光武諱也獨此尚存秀材二字甚幸愛

補注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先謙曰史記亦無之字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

平故與李斯同邑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吳公是漢汝南郡上蔡人而從其學也徵呂為廷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

在元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家作諸子百家文帝召呂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

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

出諸生於是曰為能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生於是以為能不及也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曰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補注錢大昭曰闕本制上有法字先謙曰闕本是也此後人不法

解法字之義而妄刪之賴有闕本猶存其真史記亦作法制度法正也說詳鄒陽傳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

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王念孫曰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

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曰皇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服也自皇

為不當改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皇也明是以初即位不暇改制非謂不當改制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補注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

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伐齊，諸侯害齊，潛王驕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患與忌意同。屈原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其能，亦謂忌其能也。先謙曰：公卿表，孝文三年書。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此在帝初即位時。顏注：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此在帝初即位時。顏注：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此在帝初即位時。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補注：先謙曰：傅，秩尚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

差。誼既曰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而官王國也。先謙曰：官本讀曰謫，作音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曰：弔屈原，屈原楚賢

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補注：先謙曰：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索隱引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其終

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諫。師古曰：諫，諫也。其辭曰：曰文選李

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其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羅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先謙案：誼之立言，固宜有體，臨弔聞其必非以況絳灌諸人廷議，鄧通情事所有，應氏所傳不妄也。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埃罪長沙，師

曰：埃，古侯字。侯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沈。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

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干到反。遭世凶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諫言凶極，師古曰：凶，無也。烏

序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序，讀曰呼。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序，音呼。鸞鳳伏竄兮，鳴鴉鵙翔。師古曰：鸞，鵙，怪鳥也。鳴，音尺

夷反。鴉，音于。鸞，反。鴉，音休。補注：先謙曰：史記：關其吐盡反。音人記：鴉作梟，官本。鸞，鵙，音休。補注：先謙曰：史記：關其吐盡反。音人

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補注：先謙曰：文選：李注：引胡廣云：謂隨夷，溺

兮。應劭曰：隨，下。隨，湯時廉士。湯曰：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溺，獨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

跖音之石反踰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世說隨
夷涵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爲涵兮謂跖爲廉李善注引李奇云跖魯之盜跖楚

之莊語莫邪爲鈍兮冠名補注先謙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曰鈎刀爲鈎晉灼曰世俗爲利爲鈎
與此異

故遇此禍也師古曰先生作謂利爲謂通用字師古曰幹棄周鼎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
史記自此至獨離此咎兮字並在上一句末

康瓠謂之甌師古曰甌音五列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應劭曰康容也一曰康空也索隱引
李巡云康謂大瓠也先謙案兩雅郭注瓠壺也郝疏云說文康瓠破甕廣雅甌裂也牧人

注故書毀爲甌釋文云康瓠蒼作甌字林作甌李本作光按光猶廣也大也李巡蓋以光瓠
爲大瓠郭云瓠壺與李義異爾雅此文皆言瓦器當以郭爲長據此康瓠謂瓦壺之毀裂者

也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章父薦履漸不可久兮
師古曰章父殿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讀曰

苦屈原過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若作李奇曰許吉也張晏曰
苦屈注文亦當作苦文選引勞苦上更有苦字明本書字誤

曰許音碎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許作訊集解引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
也鼓瑟離騷注及離騷與本注同是許即訊也索隱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

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据劉周二音皆讀訊爲許詩訊子不願楚辭章句作許說文已矣國
許讓也引國語曰許包胥今吳語作訊包胥經典許訊通用見釋文者不可枚舉

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佛鬱也補鳳縹縹其高逝兮
人不知我我也

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
旋之川言至深也補

注先謙曰襲深藏也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
處兮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

索隱釋蠓蠓引郭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
魚鵠先謙案此文當如下孟康解應說非

夫豈從蝦與蛭蟻服虔曰蛭水蟲類今之蠃蟻
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蠃蟻

前漢四十八

況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還蛭音質蟻字與蚶同音引今合韻
當音弋人反蟻音丘謹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蝦作螿唐言合韻猶今之叶韻 所貴聖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滅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聖下並有人字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麒麟

麟作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紫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譏意也師古曰般

從丹從殳之字小顏誤也婁機班馬字類引此傳及禮樂志般裔裔趙充國傳明主般師罷
兵揚雄傳般陸棄其制剛皆從丹旁今本皆改正作般矣先謙曰經典般班班字皆通用離

騷班陸難其上下注班亂貌與此般字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

意同孟音是義非郵史記文選作尤原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

之離郵亦猶屈原耳補注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詭舉屈原事則可與己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何焯曰當從李說史記作孝文義尤明已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諛自寬廣之言

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先謙案原略懷宗鳳皇翔于千仞兮

國義不他適諠為此言哀弔之甚無可奈何之辭耳顏說失之愈遠矣鳳皇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見細德之險

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奇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補注宋

大昭曰史記作搖增翻逝而去之案擊即誦也長楊賦拊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為擊說文

玉部載讀若扇裴部讀若擊古擊高通用也王念孫曰如滄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

李奇曰增益也補注文念孫案如以增為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夫戴鵲遺害則仁鳥
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為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
逝萬仞之上高注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
增為益顏訓為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搖疾也補注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
遙疾行也楚辭九章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自覽德
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為遠亦失之先謙曰擊者鳥將飛
兩翼還自擊而後上舉也此文當作擊史記借誦耳正義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
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文選微作微李善並為險微作注是在唐世本已各異微義為長
彼尋常之汗漬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汗音一胡

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如鱣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鯢魚

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漬必爲螻蟻所制以况小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爲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

引逆作逆又引莊子庚桑楚謂弟子吞舟之魚陽而在作近忠逆之言文選注螻蟻謂螻蛄也補注先謙曰注口在腹下集解在作近忠逆之言文選注誼爲長沙傳三

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反服似鴛因形名之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

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齊召南曰史記楚人命鴛曰服是一物二名漢書云似鴛則二物矣王先慎曰史記云三年有鴛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鴛曰服索隱引荆州記

云巫縣有鳥如鴛雞其雄爲鴛楚人謂之服御覽九百二十七引漢太常孔臧作鴛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己又毛詩義疏云鴛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

賈誼所賦是也又淵鑑類函鳥部引本草集解鴛即鴛也一名服吳人呼爲魍魎惡聲鳥也賈誼傳云服似鴛其實一物也又曰鴛服鴛鴦皆惡鳥也說者往往混注各執一說今通

考據并咨詢野人則鴛鴦服訓鴛鴦一物也鴛鴦一物也鴛鴦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處處山林皆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鸚鵡目如貓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

人多食之劉恂嶺錄云北方鴛鴦人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鴛鴦據諸說及盛弘之荆州記觀之則鴛鴦訓鴛鴦之爲一物明矣先慎案賈子在長沙作服鳥賦蓋從楚地之名耳非有二物也

當從史記爲是周禮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鴛鴦賈疏云鴛鴦者鴛之與鴦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蓋沿班書而誤也先謙曰文選注引晉說作巴蜀異物志曰

有鳥小如雞然志作四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曰爲壽不得長迺字讀語疑加如非也

爲賦曰自廣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鴛鴦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鴛鴦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鴛鴦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遺憂累焉下補注宋祁曰

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爲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補注宋祁曰單音禪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單闕之歲今以下凡起

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文選注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談泰云依三統術超辰法推之孝文六年太歲在丙寅單闕之歲是七年也徐說誤先謙案注中云按史記麻書太

初元年馬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闕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庚子日斜服集余博士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案注說是

舍孟康曰日斜日映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先謙曰文選注閒暇不驚恐也

異物來啐私怪其故也孟康曰啐音萃萃聚集也補注王念孫曰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

亦止也規說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萃止也史記作集集亦止也觀諷諷非聚集之謂先謙曰啐各本從山不從止據史記作集文選作萃王訓是也班蓋借啐為萃

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初禁反補注王先慎曰正義發策

度釋文一作之數是度與數義通故字亦相段凡言度則數在其中易象下傳節以制度虞注坤數十為度淮南時則訓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他如宿度律度皆以數言並

古義通用之證下文淹速之度亦謂淹速之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

數也先謙曰史記讖作策索隱蓋讖策之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

一字以成文子服之美稱也補注周壽昌曰子猶汝也詩相彼鳥矣又爾牛來思爾羊來思加

漢書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詞所見正文及注作子又一漢書本吉庫告我凶言其災

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曰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

史記文選作臆索隱本作意注云協音意正義協韻音憶王念孫云意與息異為韻故索隱

正義注如此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不煩協韻交選作臆亦後人所改李注云請以意中之事

對則本作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意明矣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卽禪代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

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嬗作嬗李善注引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嬗音嬗如嬗之蛻化也或

曰嬗相連也禮音所以下索隱引韋昭曰而如也如嬗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嬗謂其相傳

之也效說類三書引蘇說各不同當以史記為正本書傳寫脫嬗音嬗謂其五字故師古說

不明案形氣轉續卽是禪代之義不當又訓嬗為相傳與而如二字古通如嬗正與變化義相承服韋說是勿穆亡聞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

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泐音勿補注先謙曰藝文類聚九十二鳥部下引亡聞作無窮史記文

選同李善注以下文多引胡冠子案柳宗元云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鶯賦以文飾之今悉

屏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

錄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

吳疆大夫差呂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

於茲山故曰棲也句音鈞伯讀曰霸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相因吉凶不定彼

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讓身伏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

下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為已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

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繩索也師古曰纏索三合繩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極也水激則旱

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補注云呂氏春秋作疾則

所見本不同也疾悍義同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悉雨降糾錯相紛補注先謙曰官本悉作

糾錯史記大鈞播物塊圯無垠如瀉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

為入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圯音於豎反補注錢大昭曰闕本注此作比先謙曰史

記作大專樂物兮塊軋無垠素隱專讀曰鈞榮猶轉也與播義同說文垠圯也王逸注楚詞

云塊軋霧氣味也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補注先謙曰文選兩與字運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

也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補注先謙曰文選注

為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忽然為人

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瀉曰控引也揣音圓

昭曰揣無團音必作搏字乃與忠字合韻文選作控搏並引如瀉曰搏音團或作揣是如本

作搏也小顏變其字而仍其音遂致讀者不可解矣先謙曰專字或作揣故搏亦變文為揣

作搏是也史記同文選注展轉推尋徒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補注先謙曰文

不充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補注先謙曰夸泰者不可一日無權

故云死權每生史記作馮生集解引孟康曰馮貪也先謙案說文品卑庶也易品物流形品

物即謂眾物此文品庶亦謂眾庶也貪夫列士夸者品庶四者皆以人言顏云

庶品則兼物言非其指矣方言梅貪也索隱云每字合從手旁是也省作每耳

趨西東 孟康曰休為利所誘詠也迫迫貪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詠之詠則音成或曰休

也管子心術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休為休惕明矣先謙曰索

隱云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休然內迫

私家樂仕諸侯故云休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據此是當日漢書本

私西互異矣集解引孟注詠作休

文選注引作休然賤下有也字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補注王念孫曰意讀為億萬年之意

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莊子齊物之旨作意 **愚士繫俗儉若囚拘** 李奇曰儉音塊蘇林曰

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反師古曰蘇管是補注張必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

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

作儉字並音窘疑蘇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沈欽韓曰玉篇儉求敏口窘二切引此

文謂肩僂僂也與蘇林音異義同荀子儒效篇德然若終身之虜楊儉云德字書無所見蓋

環繞囚拘之貌意與此儉字同史記作擱義與擱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

同集韻閉門機也先謙曰官本注人上音字作皆 **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

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 **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

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補注王念孫曰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

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或作億 補注王念孫曰又作臆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小雅楚茨我倉

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 補注王念孫曰又作臆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小雅楚茨我倉

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補注王念孫曰又作臆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小雅楚茨我倉

惑惑謂惑之其集解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文字

引瓚說懷下有抱字 **寂寞無為者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

道德之至也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亡作忘案集解是也文選注莊子仲

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交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索隱

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參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

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補注先謙曰坎史記文選作抵集解徐廣曰抵一作坎張晏曰抵水中小洲也先謙案抵坎意同總謂不可行耳不當作險難解言行止一聽

自然非有計較之私亦無關仕隱之義如孟張說與上下文指不合矣官本得作遇玩孟注作遇是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

若休師古曰休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老聃曰其居也詹序若深淵之觀汜序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潛安也音徒濫反觀與

若浮舟也補注先謙曰保史記文選作寶浮史記作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德

人無累知命不憂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云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細故蒂芥

何足已疑師古曰蒂芥小鯁也蒂音丑芥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蒂刺索隱刺音介張揖云慧介鯁刺也文選注鶡冠子曰細故裂刺奚足以疑裂刺與蒂芥古通字後

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

致福釐音禱師古曰釐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補注沈欽韓曰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左僖四年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家作歸釐于君則釐

即胙也續志注丁孚漢儀桓帝祠恭懷皇后椒餅賜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是漢以受胙肉為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京師風俗通云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

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師先謙曰索隱引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已然之

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迫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己為過之今不及也適拜誼

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已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

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補注齊召南曰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敘

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補注先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謙曰淮

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節以入傳

南厲王長濟 謹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維事執

北王興居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可為

長太息者六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

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

篇不取而載銅布篇於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先謙案新書文多脫誤今但採其與本

書文義相發者餘屏不錄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引疏舉師古曰言不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臣獨曰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

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詔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補注宋祁曰浙本燃作然方今之執何曰異此本末舛逆

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灼曰搶音偷吳人罵楚人曰偷偷

仕庚作仕康引宋祁曰搶攘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因音仕庚反攘因難女庚反未知孰是

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

帝喜射獵故誼云然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補注先謙曰新書之下樂與今同

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道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百姓素

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言數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

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補注先謙曰新書下有始取天使願

成之廟稱為太宗補注周壽昌曰願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

日時吳王又不循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周壽昌曰言未有失也德澤有加焉漢法有告之者

猶尙如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十倍於此權師古曰十倍於此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相合義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為患莫大焉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已上偏置私人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本新書同盧文弨云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作備者非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宋祜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王念孫曰案當作堯舜不能漸本作黃帝曰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又脫能字賈子宗首篇作堯舜不能無治字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孟康曰彗音衛日中盛者必彗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亦作彗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舉也到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子將聞三人殺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設陛下居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

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補注先謙曰亡恙猶言尚在耳顏注泥官本

注末有也字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補注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言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難也併音步鼎反非有爪室之執呂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

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呂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王先慎曰左桓二年傳師服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

夫有貳宗鄭注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言孔疏趙有側室曰旁是卿得立此官也案國諸公家側室貳宗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貳之執為之憑藉也諸公

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

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

也自高皇帝不能曰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尙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

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端反臣請試言

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補注先謙曰謂隱王如意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

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

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

蓋之制補注先謙曰官本蓋作戴引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

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曰圍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

前漢四十八

也補注先謙曰猶言相願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清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

而起應說非新書作環視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補注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師古曰悍勇也

為御史大夫先謙曰敬是無擇子見高紀宋說謬也始欲發

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補注周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補注錢大

壽昌曰前之審食其後之袁盎皆是也仲尼燕居云敢問禮也者領好

而全惡者與鄭注領猶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

治也師古避諱改為理證驗也其執盡

之矣又不易其所曰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

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曰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

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補注沈欽韓曰而芒刃

不頓者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淮南齊俗訓作屠牛吐而芒刃

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頓讀曰鈍補注先謙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望也謂刀之陷物處也芒刃二字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當平列顏說非官本注豪作毫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也眾理解謂其肌肉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師古曰說文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眾體體也師古曰說文體也

釋斤斧之用而師古曰說文斤斧也

欲嬰曰芒刃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以廉恥顏注嬰加也此亦當訓為加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臣曰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師古曰說文芒艸端引申之則刀

不可也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

大抵彊者先反淮師古曰尋前

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師古曰尋前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師古曰尋前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

戶耳補注王念孫曰在讀為繞廣雅繞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財太誤又

戶耳補注王念孫曰在讀為繞廣雅繞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財太誤又

戶耳補注王念孫曰在讀為繞廣雅繞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財太誤又

矣賈子藩疆篇正作乃纓二萬五千戶師古曰事勢可亡也師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師古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

沙玉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

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呂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補注王念孫曰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

進而歸命天子補注先謙曰新書此下有天子無可雖在細民且知其安舊本在作有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

之子孫畢呂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

孫少者建呂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

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曰頗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錢大昕曰沈彤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

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存地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為之徙其侯國師古曰所呂數

並封其子孫於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顏注誤先謙曰浙本令其作令不是所呂數

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補注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

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子十縣

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先謙曰詳文義上不應有誠呂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

也字沈改為他精確不可易諸家說並廢矣前漢四十八

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慮莫不王是也詳顏注則漢書本作慮莫不王故訓慮為計言宗室子孫自計莫不可王故無倍畔

之心若作莫慮不王則當釋為無憂不王不訓慮為計矣治要引亦作莫慮是唐初已有誤本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

謙曰官本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南曰利幾

情作背事見高紀幾本楚將降而封于穎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柴奇開章之計不萌也補注宋祁曰新本開作啟先謙曰新

書亦作啟章避景帝諱改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效順義較長效致形近而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

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補注王鳴

盛曰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

氏以爲天子未坐朝其解不明委垂也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衣裘衣裘義自一貫孟

薦士表注引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蓋委裘二字所本而義各別新書此文下有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方接故當時云云案自臥赤子至誦聖爲五美之一必如新

書文義乃完足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補注先謙曰新書作五美是也其篇

業與美形近致譌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教方病大瘡如瘡曰腫足曰瘡師

先謙曰瘡當作瘡說文瘡腫氣足腫詩曰既微且瘡籀文作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

唯謂秦王未嘗聞指大於股難以趣走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師古曰搗謂動

而痛也聊賴也搗音丑六反補注宋祁曰越本搗作畜先謙曰一二指搗失今不治必爲錮

則身懼若無所恃賴喻諸侯有一二反者則天下爲之震動不可保也病非徒瘡也非徒瘡當作非徒

疾師古曰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非徒瘡當作非徒

病瘡病瘡與苦跌盤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顏子賦瘡瘡御覽疾病部

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跌盤此尤其明證矣

以辟馬毀輿致遠注辟與寔同新書作躄俗字注癖為辟之誤說文非風病也灌夫傳實夫
嬰即陽病非顏注非風病也注風下奪病也二字浙本妄改體傷病也宋氏從之誤矣

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補注先謙曰一方痛當為一方病痛與病字形相似而譌也六書

人皮膚小起痒不及搔甚者暴腫面目為變吾鄉俗謂之風它其病初不至痛亦能死人靈
樞經痺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据

此知此文作病不作痛下文云臣故曰張晏曰長爵一方病矣不云一方痛尤其明證矣

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補注周壽昌曰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役不得復除也昭紀如注雖

丞相子亦在成無大小皆當自為戰備五尺弓上不輕得息如鴻曰五尺謂小兒也言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

邊之調是也胡寇作高積薪寇至即然之弓望其煙兜零曰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弓相告

曰烽燧夜則舉烽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視也先謙曰注火然倒周紀幽王為

烽燧正義晝日然燧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燧土魯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

舉之司馬相如傳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播索隱烽主晝燧主夜諸家並與張說合師古自

誤耳說文燧下云燧候表也辭數邊有警則舉火關下云塞上亭守護火者義取互訓更不

分疏斥師古曰被將吏被介冑而睡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

廣也師古曰醫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呂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

將何所窮極也補注沈欽韓曰言以進謀者率呂為是固不可解也補注先謙曰亡具甚矣固新書作困

此為久長何所究竟也讀作長養非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補注先謙曰呂天下之大因於一縣

師古曰無師古曰料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呂臣為屬國之官呂主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

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行

之臣號為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大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妾

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呂漢事告

等也師古曰無至冒上也師古曰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遠禮義秉仁

恩師古曰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應

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脫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曰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補注錢大昕曰或謂

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為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戌贅婿與吏有罪亡命者並

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放貝放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簡贅子以接衣食如酒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

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素人子壯出贅謂其贅婿故相願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婿故

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婿為贅婿亦失之若賈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賦松巖煇燁人先謙曰二字下疑脫十字注應

所二借父獲鉏慮有德也師古曰獲摩田器也言曰獲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字倒借父獲鉏慮有德也師古曰獲音憂補注先謙曰新書假父獲鉏杖其耳慮有德色矣和

本帶作帚沈欽韓曰釋詁詳告也言母不得擅取須相告非責讓也先謙曰新書潭本作立而諷語古詳訊通用並有告讓之義獲鉏可借則箕帚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是徑

取之辭則且立而責讓矣或曰詳訊音問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言母取箕帚立而詰問不輕與之三義並通抱哺其子與公併偃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偃無

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及不有恙乎補注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是以祖為公也淮南

汜論宋人嫁子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為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婦姑不据下與姑對文則公專訓舅上四句以父母言乃謂其子此以公姑言是謂其婦耳婦姑不

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音上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心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

豈反補注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書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

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餽焉耳師古曰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將雛甘薦也顏

郡國卽是矯僞無行義之事顏說近之漢世奸俠橫行讀貨殖游俠兩傳可以想見不必執
今疑古酷吏傳胡請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公孫勇衣襦衣乘駟馬車亦
其比也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先作尤是也小民奸僞至極而大臣特曰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曰爲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爲急不知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補注王念孫曰失與洪同

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弗知怪先謙曰盧校新書本作因王引蓋別本慮

不動於耳目曰爲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師古曰鄉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曰削書札篋

子徵明篇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荀子王制篇亡國富筐篋周壽昌曰刀筆以治

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誤先謙曰沈周說是新書作加刀筆

之吏務而不知大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體是新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

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

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曰

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筦子爲微誠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王念孫曰按

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筦子而少知治體

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師古曰

經制師古曰經常也補注先謙曰今卽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爲君德臣爲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獲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爲忠信也補注王念孫曰按此本作羣眾信上不疑惑今本羣下行臣字

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眾信爲句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眾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曰繫船楫所曰刺船也詩曰絛縹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必覆

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爲長太患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

受之補注周壽昌曰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于餘言皆載大戴記保傳篇惟字句小異二十餘世彼作三十餘世注云三十一世考世表殷傳二十八王從此爲正周爲

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補注王文彬曰大戴禮盧注暴卒疾也案暴與長對文訓爲短促史記項羽紀贊何與之暴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

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曰禮師古曰迺始也補注蘇輿曰新書固作因魏書李彪傳引同詎得兩

通先謙曰孔廣森云春秋左傳所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是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

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白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補注先謙曰闕大戴禮作闕卽闕字孔廣

森云闕象魏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下下車也昔荆莊王作茅門之法太子入朝

馬蹄踐雷而戮其御魯有茅闕門則茅門者闕與古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亦下

二文互耳殿廟在闕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補注劉奉世曰

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訛訕入井又非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緦抱作襁褓盧注武王崩

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孔廣森云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卽位故云襁褓注言十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据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有三歲之

數蓋誤以嗣王之初歲為復子明辟之元年故卻少七年
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援彼證此於事則非於文則當
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是新書作德義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

謙曰新書宴作燕於燕居時隨事輔導也與讀曰預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師古曰孩小

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

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補注先謙曰治要引作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

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並與此異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嘗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

得為之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言擇其所好樂以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官反及太子

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人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補注先謙曰大戴禮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

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隲同謂越制補注宋祁曰句末當添也字先謙曰大戴禮盧注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

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

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孔廣森云天子之學

與明堂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二雍太學者辟雍之中室也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異四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

學環之東堂曰東序一曰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誓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誓宗故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合於此上賢貴德之事也北堂曰上庠北爲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書在上庠以此南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五學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畫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也師古曰則法北學

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

及太子既冠成人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荀子云天子諸侯

子十九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作司直之

曰大戴禮記過作司過徹膳之幸師古曰有過則諫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乾封元年皇

史雖關官宰當奉職本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遠申減膳先謙曰大戴禮新書並作

虧膳避武帝諱改大戴禮下云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

書而幸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補注

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新書略同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置之

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設之使書政之僭失也孔廣

森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孔

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孔

與遽令鄭司農云若今時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警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補注王

言史且誦詩乃警之事非史之事史記十書年注傳史記書者謂詩工誦箴諫也

謂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補注先謙曰新書

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補注先謙曰新書上不食故遠庖廄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

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

讓也師古曰所上者告訐也相告訐也蓋面相斥罪而又告發之故謂之訐顏但以面相斥罪訓

訐字則於義未盡補注論語惡訐以為直者孔注發人之私曰訐新書禮容篇訐則誣人是訐兼告義不當僅以面相斥罪釋之本書王商傳父子相訐顏彼注云訐告斥其

罪也其說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

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

讀曰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

當也古者鄉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上書若愛司馬則視已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

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下云云已事已往之事而亦如也

於此無注則所見本二補注流欽韓曰說苑善說篇魏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夫三代之所曰

曰前車覆後車誡補注車覆後車戒荀子成相篇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夫三代之所曰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

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

取舍

補注宋祁曰折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

教或歐之曰法令

師古曰道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歐官本作歐注同

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歐

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

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已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

草木廣裕

師古曰裕饒也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

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此天下之

所其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

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也

師古曰胡何也

人主之尊

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王文彬曰陛九級上者天子階九等

每一尺為一級也儀禮燕禮賈疏云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

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夫五

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

師古曰陵乘也

理執然也故

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廉恥節禮曰治君子補注先謙曰治要引作禮節新

書同通鑑作節禮是司馬公所見漢書已與今本同矣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辜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不

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蹙音干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補注周壽

昌曰方扶南云此固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斬鄧通未必是而孔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耶余案寵臣非侍臣嬖臣之比說文寵尊居也一曰愛也恩也易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左傳陳

桓公方有寵于王皆是蓋為君所貴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為說先謙曰下文云眾庶之所賞寵亦尊貴之義也此所曰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

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髮

別笞馮棄市之法蘇林曰馮音墨補注周壽昌曰廣韻馮罵本字玉篇罵詈也先謙曰案官本令作今二字形近易譌新書及治要引作今通鑑及通志賈誼傳作令

文義兩通然則堂不亡陛序被戮辱者不泰迫序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補注先謙曰新書有也字大臣無適握

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序補注先謙曰大官猶言高爵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如高曰

當問樂毅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補注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先謙曰趙高弒逆何云以法定二世之罪劉說非也當以重法即決死之謂言二世

見獄者由秦上刑罰積習致然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補注先謙曰新書雖敵不

曰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補注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左篇費仲說紂曰冠雖穿敝必戴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文子上德篇冠則

戴杖之絛則足蹶之先謙曰上文章父薦履漸不可久喻意正同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

之師古曰縲謂呂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補注于念孫曰此及下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

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

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曰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

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咸為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

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

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為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

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云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

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

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秦廢周制不稱司寇名大李見作

李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無司寇哀帝元壽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

終漢世無此官百官表亦未載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主刑罰之官言是官所也刑法

志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王子侯表楊邱其侯安耐為司寇蓋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帝四年

與諸時相近此云輸之司寇明是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小吏新書亦云司寇

牢正徒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此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殆非所曰令眾庶見

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曰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補注先謙

非禮也新書無此字則謂一旦可曰言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可加以非所曰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

加乎其上也語意略同蘇說非補注王念孫曰死而死耳猶言死則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

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死耳也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

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補注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

費面吞炭鄭氏曰費漆面曰易貌吞炭曰變聲也師古曰費熏也曰毒藥熏之補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序列士。補注先謙曰列列古通

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

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補注莫詬亡節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補注劉台拱曰莫本作謨古字省耳說文謨詬也

漸見便則奪師古曰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補注沈

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

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補注

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召盛飯也方曰簠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白冠薨纓鄭氏曰白冠

而請辜耳總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絮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

日殺牲者曰盥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補注沈欽韓曰據蘇說蓋請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自弛為自廢而死其義不明與下頸蓋而加亦不相合魯語及楚辭悲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同風注云弛毀也聞命而免衣冠就極械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戾頭而加襁辱也此雖不至大辱然較謫何者為重不能冠纓請舉故須自毀而就獄也不至死故云中罪也

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錐也師古曰鑿古戾字音盧結反補注

也解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師古曰

髮也抑謂按之也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曰

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補注宋祁曰王仲弓謂意字宜曰喜讀為意先

宜曰喜讀為意誤矣師古曰嬰加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

其上也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補注

恥也諸本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圖扞敵之臣補注沈欽韓曰圖同禦月令

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

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曰御羣下則人皆

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致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七

法篇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說叢篇大吠不驚命曰金城先謙曰盧文弨云

建本潭本新書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宜從漢書先謙案物類也師古曰

死取義則為國家不拔之基聖人有金城之語正比類此意也官本注狀作拔是彼且為

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

夫人也亦猶彼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

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陞級之
於主上無所失師古曰胡注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先
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先
謙案據顏注正文本無行字但云而顧彼之久故顏釋云久謂久行之也若元有行字不須
加注矣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諛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是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曰此讓上

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時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注補
先謙曰成初文帝曰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
在酷吏傳

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
復上疏曰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王薨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

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補注先謙
可制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曰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

曰蕃翰得官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
之所恃也補注先謙曰翰當為扞之誤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

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適足曰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

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
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曰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滄曰不義諸侯彭

請與芟同謂芟刈之補注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
先謙曰官木義並作館

東門補注齊召南曰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崩

日維陽入都闕中而六年封于肥齊王七年封于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恆代

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實任雒陽行封册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

帝存長安且買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

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南也畢曰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而天下安故大

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畢曰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而天下安故大

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

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補注劉奉世曰縣讀如懸王念孫曰劉音是也淮南主衛篇注縣遠

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

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跋躄之與六驥足哉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

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

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補注宋祁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

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補注先謙曰言欲得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

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補注

下文益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補注先謙曰不可謂梁起於新鄴曰北

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淮陽包陳曰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

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補注王念孫曰捷當為捷字之誤也隸書捷

字或作捷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為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其證

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捷字故訓為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為接後說是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接捷也郭注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倍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

十四年晉人內接晉于邾婁左傳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人表作捷字是捷與接字

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鄴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

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清曰從諫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

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呂除六國之既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清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補注劉奉世曰頤指兩事吳仁傑曰陳勝傳卒中往往指目勝廣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為

兩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

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間李父頤指麾用此王念孫曰案人之動頤不

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為頤頤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誘而為頤左

思吳都賦寧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枚鞮誦本辭貢禹傳目指氣使顏注動目以指

物出氣以使人燕策馮几据杖晒頤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睇睇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

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並相近先謙曰凡人出氣使人頤與目俱頤指之說未為非

也新書本作頤指王引莊子顧指釋文云本亦作頤指是義得兩通如吳說是舊唐書郭子

儀傳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唐書王翰傳家

畜聲伎目使頤令頤指之義承用甚古王据文選劉注所引別本以駁如清並謂動頤不能

指麾失師古曰齋讀曰蓄高拱已成六國之既難呂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齋讀曰蓄

之泥矣師古曰齋讀曰蓄本作熟引宋祁曰熟字舊本無師古曰齋讀曰蓄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靈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

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師古曰齋讀曰蓄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齋讀曰蓄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訊言也郭注相問訊廣雅言

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

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穀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

為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驚車象人注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濼度者大祝言甸人注鄭司

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訊言也執其可言

問所獲之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

連用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補注王念孫

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唯陛下裁幸侯

幸傳唯陛下哀憐財幸義並同也鼂錯傳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

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唯財留神，反覆覆恩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願陛下少留計也。鄰點以財為師，丹傳：唯陛下財覽眾心，言唯陛下少覽眾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纔。李陵傳：財僅也。廣雅：堇少也。華與僅同。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補注先謙曰：据文紀，梁王勝死在十一年，封厲王四子在八年。班氏載此事於前疏後益。

諫王淮南諸子亦在十一年也。初封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無緣便知復王，通鑑載誼疏於八年失之。

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呂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也。補注先謙曰：顏訓接為續是也。言前既封淮南王子為侯，竊恐續復王之語，意自明簡不必又云接今時當即王之注末也。字官本作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

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

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子也。之作諸。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

手曰衝仇人之匈。

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憤作忿。注再作冉是。固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呂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曰：言非顯稱兵，即賂行刺。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補注先謙曰：假借也。史記

范睢傳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齋盜糧者也假賊兵與爲虎翼是二喻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

傳言揖此言誼自傷爲傳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補注汪

中云梁懷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文云後四年是誼

死爲十二年無疑史記日者傳云王墮馬薨誼不食恨而死與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王薨歲餘則云不食恨死者非其實也

思賈生言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上有之字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補注先謙曰誼前疏言梁足打齊趙淮陽足禁

吳楚帝慮齊大難制值文王薨帝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思誼言迺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

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補注先謙曰掘文紀十當爲七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

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

王者兩國亦反誅補注先謙曰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

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褚先生補云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

曰伊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曰移風俗師古

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曰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反欲改定制曰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遂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

似皆追行賈生之言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爲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

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

服車乘曰壞其曰賜之盛食珍味曰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曰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曰壞其腹於來降者上曰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曰壞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

補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 帝義也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 其術固已疏矣。詔曰天年早終。補注先謙曰官本雖不至

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撥拾也音丁活反。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師古曰鼂古朝字其 漢書四十九 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盜音一浪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袁按爰與袁通。史

命氏其後或為韓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滿塗左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羣盜者

傳作韓公穀作袁袁盜史記作袁漢書作爰實係通用。盜兄噲任盜為郎中。師古曰盜為

盜也。補注先謙曰據 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師古曰盜為

得為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淳集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

解引亦作如淳官本是也。郎中史記作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君無自送臣之理。帝禮絳侯亦不至是。目送是也。盜進曰丞相何

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

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

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補注王文彬曰按盜意謂勃聽王諸呂不以死爭故引主

亡與亡之義以相形也。如下亡字並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

屬主謂弗能正為從新主要為曲說。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

微細也。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本者主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 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明世稱大司馬為本兵本此。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 與其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 曰如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補注周壽昌曰 似也。獨此與莊青翟及 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 鄭當時字莊未改。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注先謙曰時盜年少故

絳侯兒呼之史記通作廷廷毀我猶張釋之傳廷辱張廷尉也廷較適義為深疑廷迺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為迺也

盜遂不謝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遂竟也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補注先謙曰事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蘇林注請音

緊清蓋據史諸公莫敢為言唯盜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盜結交記此傳為說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闕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盜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

讀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盜時為中

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臣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

死補注王念孫曰霜當為霧霧說文本作霜形與霜相近因誘而為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陛下竟為臣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殺弟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

補注宋祁曰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宋祁曰注是字當剛先謙曰官本縣下無也字補注上輟食

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盜入頓首請學師古曰自責上曰臣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臣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

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補注宋祁云忽忽承睫說文睫目旁毛也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曰布衣猶難之補注宋

先謙曰史記有不字無亦可通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曰布衣猶難之補注宋

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先謙曰史記亦無孝字惟下文過曾參遠矣曾今陛下親

參下有孝字案猶難之者承上文數事而言無孝字句義未嘗不足宋說非也今陛下親

臣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

者二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再，讀曰：再。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上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士下無也。字

陛下五曰：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已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

病死。於是上迺解。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有二子，皆為王。二十八字。蓋繇此名重朝

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蓋常引大體，恍惚宦者趙談曰：數幸，常害盜，盜患之。蓋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

曰。補注：先謙曰：史記騎下有持節夾乘四字。諫作說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謀。先謙案：諫盜當為諫盜之誤也。謀盜謂與盜謀說文慮難。曰：謀與此文合。若作諫則非其義矣。諫謀形

近易亂，本書敘傳贊耳。諫甘公淮南。謂諧毀之言，其過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蓋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

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補注：王先慎曰：隋書禮儀志：輿下云：漢室制度以雕玉為之，方徑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其載。補注：宋祁曰：一本

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蓋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補注：先謙曰：蓋與擊同。補注：先謙曰：蓋與擊同。補注：先謙曰：蓋與擊同。

曰：將軍怯邪。蓋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補注：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先謙曰：索隱：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是也。詳司馬相如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也。師古曰：騎，講

作行。韋昭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欄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絨者曰欄，橫者曰欄，是也。盧文弨云：跨，衡甚危，即非百金之子亦未必敢以身試之。句

正言其過慎耳。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足證。如說不談先謙案：水經注亦作立不倚衡。史記上作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百金之子下無立字，則文義不備。聖

主不乘危，不徼幸。補注：先謙曰：史記下不字作而。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補注：沈欽韓曰：飛黃也。先謙曰：馳不測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

飛黃也。先謙曰：馳不測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

史記作六騂。馳不測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

前漢四十九

三

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記作常同席坐，顏說非也。

及坐。郎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

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補注：宋祁云：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疑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綴屬

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何焯曰：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子幸署也。如注恐非。先謙曰：詳蘇如注二人所見本皆無長布席三字。顏但引如蘇注未為郎署長作

注則所見本亦無三字。治要引作及坐，郎署。漢紀通鑑同是長布席三字。後人據史記誤加。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

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召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召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

厚賜之，陛下所召為慎夫人適所召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賊於人也是。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召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謂

選也。音徒鈞反。補注：周壽昌曰：中郎將與郡都尉皆比二千石，由中而出之外曰調。顏注非先謙曰：調選義本如滄見集解引顧炎武云：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訓為選未盡。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從子呼叔父字僅彼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効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似為得之。

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補注：吳仁傑曰

衛綰傳：不執何綰賈誼傳：大河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日飲，毋苛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苛之。古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其他

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盜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先謙曰：吳說是也。亡毋古自通用，但不當如顏

耳解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

謝，盜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求見丞相下。求見丞相，丞相

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

奏之補注先謙曰之曹往則私吾不受私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私邪即則雙聲故兩書

盜即起說曰補注先謙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丞相曰不如盜曰善

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

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補注沈欽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

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補注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補注王念孫曰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

作言不可用史記同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

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

下句君字先謙曰史記作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案上字不可省宋說

是也賢士大夫今古恆言不當竄入英字景德本越本無大夫字日益聖補注先謙曰史

作賢英士亦屬罕見疑後人妄加英字也官本注在日益聖下日益愚夫日益聖主責愚相

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

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

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呂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

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補注先謙曰御史兩丞一曰中丞表言成帝更御史大夫名

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又云哀帝時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是丞史即御史丞如云丞

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治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補注先

謙曰：索隱謂絕吳反心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如治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殫。

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曰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刪去史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於錯傳中也。先謙曰：時嬰薦用。盜見嬰

傳。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補注：錢大昭曰：致南監本闕。嬰入言。上迺召盜。

盜入見。竟言吳所曰反。獨急斬錯。曰：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奉常。補注：先謙曰：此及下文泰常並當為奉常之誤。

也。本書太常字皆不遵。作泰公。卿表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此在景帝三年。正當作奉常。不作太常也。奉與泰形相近。後人但知太常。罕知奉常。以泰通用。遂疑奉為泰之誤。而妄改之耳。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則為朝官者也。此脫長者二字。文義不合。諸陵不得有大夫也。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

鼂錯已誅。盜曰：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曰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

者通。迺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曰：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

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迺悉曰：其裝齋買二石

醇醪。師古曰：裝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隙。卒皆臥。

師古曰：隙。隅也。飲音於禁。反。隙音子侯。反。又音鄒。補注：宋祁曰：古本。飢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已去矣。吳王期旦

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何上有公字。不可省。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補注：吾不足。案公。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古

曰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清曰蘇匿吾親不使君何患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迺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

但也醉卒之處決帳而開合通道得亡也補注王念孫曰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

處直出也史記作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出集解如清曰決開當所從亡之道張音

帳索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上屬為句非也道讀曰導隨字當在

直字上醉卒隨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思篇作乃

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醉卒道即醉卒隨司馬與分背師古曰盜解節旄懷之如清曰

也疑訓為道則上道字非謂道路明矣時各去也盜解節旄懷之不欲令

大見補注先謙曰史記展步行七十里如清曰著展步行而逃亡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

旄作毛旄旄牛尾也展步行七十里杖步行七八里蓋謂盜解節旄以其杖指而步行

也吳壁梁郊本裁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之遠吳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先謙曰說文

展屬也屬展也挂腹義證云然則展屬古時同類也漢書袁盎展行七十里是也秦廣類

屬草履也史記平準書韋昭注同草履輕便故著也以行若木履則不可通矣屬亦作躡本

書王褒傳舞疏釋躡應劭曰釋此木躡也履展互稱故木履亦通稱木屬釋名躡也出

行箬之躡躡輕便因以為名也履措也為兩足措以踐泥也又云帛履以帛作之如屬不

曰帛屬者屬不可踐泥者也履踐泥者也此亦可以步泥而浣之故謂之展也以展與屬

判然二物後世承明兒梁騎馳去途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

之益非古義矣馬馳去也史記馳去上更有騎字官本注將下多軍字吳楚已破上更曰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曰益為楚相嘗上

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關雞走狗師古曰漢雜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刺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刺孟雖博徒然母死客

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自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

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補注錢大昭曰案論語子路問聞斯行諸包咸以為賑窮

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以為當白父兄不得自專白虎通義

亦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

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食友寒為之不

重裘然則以親為解行古之道也先謙曰史記一旦下有有急二字不曰在亡為辭師古

實在家而辭云不在補注王文彬曰史記在作存在亡猶存亡耳言緩急可恃
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遂謝也一日不以友之在亡而異其情也顏說未當
天下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

徐廣曰常一作詳案詳即伴字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為足疾索隱詳許也陽與伴字相段
義亦相通本書田僮傳僮陽為縛其奴注陽即僮耳左定十二年傳注陽不知也釋文陽本

亦作伴是陽從數騎正與徐說一本詳從數一且有緩急宜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騎相同謂富人偽飾以炫人也鄧說未明

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補注先謙曰居家當為家居而誤倒也上文亦云盜病免家

居師古曰塞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梁王曰此怨盜使人

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適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

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適之楛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楛

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補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補注

慎曰西京雜記袁盎家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先謙曰梁孝王世家後褚先
生曰梁使人殺袁盎盎願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

工曰梁郎某子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眉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賁通請錯匪躬之學申商刑

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補注周壽昌曰傳明

也史記作張恢先徐廣注先即先生案隱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生為先生先亦為先生也此
傳鄧先顏注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

夷之廉注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補注先謙曰劉巨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

補掌故也服虔云百石卒史集解引應注亦作掌故百石六字衍錯為人陷直刻深師古

字與峭同峭謂峻
惡也音干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

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

補注錢大昭曰太常當作奉常時尚未改也下太常亦誤

太常遺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

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又上書言人主所曰

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曰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

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子曰

故人主知所曰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

所曰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曰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曰忠孝事上則臣子之

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曰知事為也

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曰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

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

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曰陛下為心也

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書也補注先謙曰書當為禮竊願陛下幸擇

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

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補注王先謙曰史記樛里子樛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曰禦

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曰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

西攻城屠邑。歐畧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已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

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起

破傷之民。曰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補注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

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測本作敗其眾而有大利先謙曰通志九十七篇錯傳亦作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適將吏之

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

夏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刀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刀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

大陸曰阜師古曰中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補注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深谷險阻者以止車禦騎也土山

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補注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

此文先謙曰治要引有也字此傳寫奪之耳漢紀亦有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

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補注先謙曰官本草作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補注沈欽韓曰

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劍楯三不當一。翟葦竹蕭。師古曰翟亂也葦葭也蕭蒿也翟音完補注先謙曰官本草作荏注同亂作蕭是

中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補注先謙曰起

居猶言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補注先謙曰畢盡也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

金鼙也鼓所召進眾金所召止眾也補注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王念孫曰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眾金所以止眾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先謙曰通鑑作指胡三省云指當作音則亦爲宋說所誤矣解讀曰辦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補注先謙曰言不能部勒士卒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注先謙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補探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伐者同實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矢鏃也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管子參患篇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視也補注先謙曰兵謂器械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呂其卒于敵也。卒不可用。呂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呂其主于敵也。君不擇將。呂其國于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補注錢大昭曰國南監本闕本並作兵先謙曰

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言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此四者皆用兵之至要也。若國之至要。則不僅此四者。治要引作兵通鑑同。漢紀亦作此四者。兵之要也。知古本作兵。汲古本誤。國耳。管子參患篇。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蓋惡不利者。以其士子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子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子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子人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補注沈欽韓曰野車爲主夫卑身。呂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呂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車居前勝則須連結外援。其制之也。

呂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補注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攙也音火高反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攙也音火高反

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
字從木補注先謙曰一曰撓之撓當作橈

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賊故可射疏及遠也然載有鈎又不可
射先謙曰胡三省云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

格也補注先謙曰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格謂拒捍者堅甲利刃長短相雜補注沈欽韓曰司馬法定簡曰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逃戰則久皆

戰則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

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溜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曰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騶射之官也
射者騶發其用矢者伺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駘

宇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曰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的的謂所射之準
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補注沈欽韓曰既夕禮注蒲葢北蒲莖也此葢

之正訓也以葢為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為據蘇音騶是也韓策蘇秦
曰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合後鞬中前括發發相及

矢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為矢則與下句矢字相復蘇讀騶為騶是也騶發請疾發也字
或作趨韓子八說篇裡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趨發騶發並與騶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

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騶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謂趨正論篇趨則匈奴之革筈
作騶史記禮書作騶是騶趨並與騶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騶發則匈奴之革筈

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曰皮作如鑽者被之木薦曰木板作如楸一曰革下馬地闕
箭若楸木薦之曰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箭音息嗣反

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補注先謙曰官
本及作也通鑑胡注引作及荀子性

惡篇齊給便補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本書司馬遷傳此中國之長技也目此觀之
虜敵死扶傷不給顏注給猶供也此云相連及其義不明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目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目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目大為小目彊為弱在便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

小雖強必弱也便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則悔之亡
亦俯字印讀曰仰夫目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日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

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曰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

也同曰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曰此當之平地運道則曰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曰眾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

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補注先謙曰財少也解見賈誼傳文帝嘉之乃賜

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

不狂是曰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補注先謙曰勸農力本一事班

氏載入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補注先謙曰楊官本竝作楊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曰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

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補注王念孫曰積字師古無注案積讀為漬漬死病死也

地執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死也師古曰漬漬死病死也缺謂死者曰殞今本殞作漬注云漬謂相漬汗而死也引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漬也

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濊于遂傳曰濊者何濊積也補注

注云濊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濊積眾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漬積瘠竝字異

同義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補注沈欽韓曰尸于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

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補注先謙曰肌肉下有奪文其性能

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補注先謙曰能亦讀曰耐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服虔曰債什也如淳曰債音舊秦民見行如往

棄市。因目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婿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

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

皆發之非謂復除。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補注何焯曰恐文帝懲秦戍卒亂之故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

也。先謙曰官本怨作恐。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曰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補注何焯曰言自計亦為利而願

為之。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

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錄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

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漢律人出一算筭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曰喻耳陳勝行戍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曰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

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曰擾亂邊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曰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補注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

放字猶善於義先謙曰治要引有放字浙本是也此奪文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曰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曰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蔽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曰候備塞之卒。補注沈欽韓曰此謂北邊東起

幽燕西至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地賦續王極於遼西明之邊鎮則大甯及遼薊二鎮今之士默特科爾沁等部落雲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

為匈奴中地補注明之宣府大同山西邊境今之歸化城吳喇武都落上郡隴西北地之塞當匈奴右地補注王極於酒泉敦煌延壽西域明之榆林甯夏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

海而嘉峪關節酒泉塞哈密國為車師地延袤萬餘里備多而力分其卒少則入。補注先謙曰官本入

人作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

日纒高裁師古曰纒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說文纒帛雀頭也一日微黑色如紺纒淺也桂馥義證云言淺於紺也六書故纒一色之淺也引申之則甫爾為纒官本注至下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無也字

邊境遣將吏發卒已治塞甚大惠也然合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

知胡人之能補注先謙曰不知其所能則備禦之方不具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已備之已便為之高城深

塹補注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周壽昌曰案此言以其便為之高其城深其塹作一句讀則以字不可去先謙曰胡三省云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為之城塹依周說

則謂因事之具藺石布渠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苔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便二義並通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

長六尺二步一苔廣九尺表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補注錢大昭曰惠士奇云雷石一作礮石潘岳汧督詠詞所謂蜀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昇

焉是也一名礮石開居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一名槍魏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後

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酢矣沈欽韓曰墨子雜守篇藺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射繚子兵議篇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先謙曰官本疾

作羨一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真德秀云謂大城中復立下重苔字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真德秀云謂大城中復立

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先謙案真說以復為一城其內為句沈說以復為一城為句按大城內無庸更為小城沈義較優漢紀刪去具藺石布渠

苔二字則亦與沈說合矣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中令

有千家目上也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調音徒鈞反下曰沙布其表且視其迹曰知何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

說非也虎落者呂竹篾相連遮落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籠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容彥超設虎落以

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荆棘上相稽著所以為固也先謙曰於內城小城之中間以虎落周繞之故曰中周虎落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人及

前漢四十九

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復音扶。不足募。募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已拜爵者。不足。適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贖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

其爵。已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

其等級同列卿者也。補注錢大昭曰案樂卿傳賜爵卿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孟說非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

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已其

半子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已半子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縣官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宅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已半賞之縣官

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補注先謙曰之言官本無之字通鑑胡法引有之字其民如是。補注劉

其民當屬上句先謙曰劉說是也。胡驅人民畜產而宅人能止得其所驅者畜產則以則邑

其半子之。無須官為贖。取其民人各有骨肉弗能子人。則官為備贖。贖之仍令完聚也。則邑

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已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已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補注王文彬曰言民之出此非以上之厚施而德之也下之於上不

能以立德言。顏說非。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清

方諸郡民不習戰。屬當戍邊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戎作戍是胡三省云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戎卒也已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

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

日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已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清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補注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

日稱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

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補注王念孫曰募當爲募民募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

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臣聞古之徙遠方曰實廣虛也補注王念孫曰廣與曠同曠空之地

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虛與曠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

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

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武五子傳廣廣義可互證先謙曰此與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並作一句讓顏於以上加所字分爲二句非也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

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補注沈欽韓曰二內

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

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溷

言二房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師古曰之往

昭曰色當作邑先爲置醫巫已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生死相卹墳墓相

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補注劉室屋完安

此所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已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

成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周壽昌曰周官司服注

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徵者亦襲其服案軍旅什伍之伍伯卽

古之假五百官府巡徵之伍伯則後世隸人之類非兵帥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五百卽後所

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爲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非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以象卿行旅從依古義也王文彬云五家爲伍

由長里遞增至連得二百家不得以五百人爲旅之義證之此文五百蓋與長士候隨地命

本護字作讓安改之且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護仇健者為里正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即政字通盤作軍政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師古曰

也業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畫戰目相見則足已相識驩愛之心足

目相死如此而勸已厚賞威已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

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補注先謙曰通盤力作者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

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曰通盤改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

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補注宋祁曰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治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補注先謙曰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彬曰周禮弓人治弓以六材其一為膠折膠與關弓同義梁書侯景傳方今寒膠向折白露

將團蓋弓以膠為和秋至氣始凝乃勁而可折師古曰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

而寇邊故錯言當乘時立威也先謙曰官本注車作軍是師古曰

志氣而去補注先謙曰官師古曰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本注之作其志氣作氣志師古曰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

延也音師古曰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已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

弋政反師古曰遠之賢士聞其勤求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已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

之命咸來匡輔之也師古曰大禹能亡失德夏已長楸師古曰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首子容反亂從謂禍

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師古曰

注皆字上並建豪英已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

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已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百承宗廟之祀，朕既不

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補注：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

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已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

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已匡朕之不逮。補注：先謙曰：官本目字上有將字。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

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承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上已薦先帝之宗廟，下已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已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龍作隴是。與自朕躬。師古曰：言

朕自發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夫其

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窋。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

臣宜昌。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逸其姓。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補注：先謙曰：混當作渾。所選賢良太

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補注：沈欽韓曰：按其令式至唐猶然。文苑英華四百七十八張九齡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伴伊呂

科徵仕郎行秘書有校書郎張九齡云云。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已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

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帝下有先字是。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

師古曰：甯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贊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已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

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

宙等迺曰臣錯充賦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補注沈欽韓曰

于方物前以備充庭亦此意也先謙曰注曰上奪如清二字官本有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

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清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

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曰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德上

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

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穀孰祚孽滅補注先謙曰說文祚下云地反物為祚也賊氣息補注先謙曰

正之氣為災者也本書天文志迅雷祚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于華子蓋氣伏息災疫不作變氣蓋氣與賊氣義同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

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

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己內恕及人師古曰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

不曰禁民是曰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

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代或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

明之師古曰伯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曰國任之曰事師古曰屬委五伯之佐之為人

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遭患難

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

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葬也曰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

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斂民財曰顧其功師古曰顧顧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補注周壽昌曰知

無妄費也民知為安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曰禁天下不忠不孝

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

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主行之暴者逆而

復之不曰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

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

伯之所曰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此

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

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

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靈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

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不運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

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

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

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

民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諂諛曰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

諂諛也恐音巨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已隨善意妄誅已快怒心法令煩懣師古曰懣痛也言痛害於下音干

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補注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人字義乃易了先謙曰上云輕絕人命此殺字下

不著人字亦可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

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補注先謙曰吏

家仕宦之家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

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宣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陸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補注先謙曰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間

親率耕籍田族廢去淫末除苛解媿文穎曰媿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媿苛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

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誅通關去塞

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已禮不曰孽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

如說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實禮長老愛卿少孤學人有期

日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已輕重不亡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

用則除明詔軍師補注宋祁曰師疑作帥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宮

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所為天下興

利除害變法易故曰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

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曰

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

賢後世聖賢稱其功故曰不遺不廢顏注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

先謙曰能令當世之人明曉理道勉為善良斯謂之天子也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日

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

年補注先謙曰對在十五年云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其所曰然意者

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見陛下之光景所及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

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補注先謙曰恐上神明不周致有廢事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

及究於天下師古曰曰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

言補注宋祁曰臣言臣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補注何焯曰班氏益亦不滿斯對對策

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

書凡三十篇。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法家龜錯三十一篇

孝文雖不盡聽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此云不盡聽微異

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盡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補注先謙曰獨舉盜者以錯死由盜

言盡及諸大功臣也蓋由中郎將都尉為諸侯相告歸非大臣亦非功臣

景帝即位曰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

卿

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言傷內史府居太上廟

堧中

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三輔黃圖太上廟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門

東出不便錯適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問為

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適堧中垣不致於

法丞相謝

師古曰曰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已聞適先請固誤丞相遂發

病死錯曰此愈責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公卿

列侯宗室莫敢難

補注先謙曰官本上有令字是史記同

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錯所更令

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如清曰錯為御史大

夫位三公也補注先謙曰漢初常語相稱以公韓信婁敬淮南厲王諸傳及下文景帝謂鄧公君稱臣為公也此及史記陸賈傳又謂子為公也非以錯位上公而尊之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

師古曰讓貴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人口讓多怨公者何也

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曰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

身居守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嬰言益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下不當有翟字此陶青

也譌與景紀同

會竇嬰言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盜曰君嘗為

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厚

補注先謙曰田祿伯詳吳王濞傳

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

破矣

補注先謙曰田祿伯詳吳王濞傳

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即就也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

百全豈發虛何已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

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已亂錯曰盜

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

錯錯趨避東箱

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上卒問盜

師古曰對卒竟也

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謂各有定地

今賊臣鼂錯擅適諸

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呂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

補注先謙曰以此為名

方今計獨有斬

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

不愛一人謝天下

師古曰願念也誠實也

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執計之迺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

十餘日丞相青翟

補注沈欽韓曰公卿表丞相嘉慶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漢紀皆謂為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知其

誤已在六朝傳本矣錢大昕曰因武帝時有丞相嚴青翟相涉而誤

中尉嘉廷尉歐

師古曰張歐也音區補注先謙曰安丘侯張歐為奉常見公卿表廷尉歐不云

張姓疑顏誤也

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

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

可曰子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曰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

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

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漕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

即是從軍所求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

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內杜卒竟也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補注先謙曰恨悔也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補注

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先謙曰史記作建元中年字當是傳寫誤衍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

者其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以鄧先為先生者是也先謙曰正義引孔文祥云鄧公名先則一曰其名者用孔說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

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有立字是及吳壹說果於用辯

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補注先謙曰遂進也請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百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

括呂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呂母前約故卒得不坐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李觀曰史臣責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禍也趙括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為之是阻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先謙按官本注有罪上有括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顏注下有索隱堵音昭音褚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

與兄仲同居呂貨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貨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事文

帝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補注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先謙曰釋之為廷

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十年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補注宋祁曰達字下當添

也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令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母甚高論為諷

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目失漢所目興替

補注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先謙曰宋因

史記有而

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謁者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

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曰虎圈音求遠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漢獸圈九氣圈一在未央宮中文帝問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漢獸圈九氣圈一在未央宮中文帝問

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又長安志注引漢宮殿疏秦故虎圈周幣三

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先謙曰史記作從行

登虎圈上字在問字上通鑑從之較此文為順問上林尉禽獸簿

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官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通鑑胡

十餘問尉左右視畫不能對

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蓋

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

虎圈膏夫從殉代尉對

補注先謙曰正義膏夫掌虎圈百官

表有鄉高夫師古曰悉上所問禽獸薄甚悉謂詳盡也欲呂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

嚮如響應聲言其疾也補注先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

為上林令釋之前曰補注先陛下呂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

陽侯張相如何如入也上復曰長者補注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及式終長者後書寇

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燮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謀謀索隱漢書作喋喋

喋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謀下云軍中反間也與此文無涉當為噤或為詵也說文口部噤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噤噤言部詵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詵詵蓋引三家詩本

與毛不同噤噤之為喋喋詵詵之為謀謀通後人妄加木字耳且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呂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敵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呂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頹替也

成紀今陛下呂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

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

行問釋之秦之傲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注先謙曰徐行下不當更有行字師古就

傳並具呂質言如清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

財公車令曰胡廣云請門各陳屯夾道其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通典衛

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清

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補注周壽昌曰劾其罪而奏其事書呂刑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

之正義云漢世問罪謂之劾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

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綈是奇釋之師古曰綈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

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廡師古曰廡岸之邊側也廡在田向傳補注王念孫曰外

霸陵之厓也服虔曰廡謂水也李奇曰廡謂水也北山之下也師古曰北山望北山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廡明矣隸書外

字或作外史記卷之七誤為外張晏曰慎夫人也如清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鄣道也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索隱走猶向也官本注不重奏字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呂歌合曲也倚音於絢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李注有書曰聲依承五字意悽愴悲懷顧謂羣

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斲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

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

劉向文帝稱善補注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

渭橋中路補注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沈欽韓曰長安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

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有一人從橋下走

補注先謙曰史記走下有出字不可省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如清曰長安縣人也補注聞蹕匿橋下久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蹕止行也天官

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補注先謙曰史記既作即是也言以為天子行過乃

相屬矣即與既形近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清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

致誤漢紀亦作即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高宗律車駕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

大昭曰魏志王肅傳載肅言云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

惑謬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

之此語為失當則可至詆為不忠之甚則謬矣先謙曰史記下使字作立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馬也錯置也音干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

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

當棄市。補注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據此是漢律較唐律重也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補注

曰史記器上有廟字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曰。其

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其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

補注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然曰逆順為基。補注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先謙曰官本考

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上劉說則下句當刪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

順為差也。豈其然乎。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

字作基者。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

字之誤耳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杯作括先謙曰注末三杯字官本皆

作杯是索隱張云不欲指言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又侵極恐傷道。切先帝故也。案顏云毀徹其義未明。陛下且何曰。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

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

親友。補注先謙曰官本威作敬引宋祁曰敬作威齊召南云按如宋說則威字屬平交為

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啟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關注

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無謂王念孫云高惠高后之功臣表百官

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威者俗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為威宋祁反以作威者為是謬矣先

謙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餘拜為中尉據友紀後六年亞夫為將軍是為中尉即在其

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為親友是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

七年六月釋之事景帝歲餘由廷尉為淮南相明是釋之代信歐代釋之公卿表文帝三

年下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入字當在信歐之間傳寫者誤移於前也若釋之為廷尉在

文帝三年則周勃尚存亞夫未仕亦未封侯後二年歐傳何得云中尉條侯亞夫與釋

之結為親友且釋之見重文帝朝三年已為廷尉不應歷廿餘年不遷一階公卿表釋之

後廷尉信前尚有廷尉昌廷尉嘉廷尉宜昌三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至文帝末年則明

有四人更代如前免官而後復任傳不應不著其事若並未復任則傳云欲免去者為欲

免何官事景帝歲餘又為何官乎又爰盜傳淮南厲王遷蜀盜時為中郎將據文紀厲王

遷蜀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中郎將爰盜請徙釋之補調者豈有文帝三年釋之已為廷

尉之理知本傳十年不調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年係沿公卿表

之誤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為郎事於孝文十年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事以

意編次猶為未當梁相山都侯王恬啟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

師古曰錄

讀與由同

如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承此句言之則此句原有謝字明矣

也補注先謙

三公九卿盡會立案後漢蔡邕傳注居猶坐也時漢廷

尊尚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

王先慎曰說文鞮足衣也一作鞮釋名鞮末

也在腳末也又作鞮哀帝紀鞮係解是也

願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

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

下有今字不可省

吾故聊使結鞮欲呂重之

疑云聊廷使跪結鞮存

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先謙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

淮南相猶尚已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呂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

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陸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曰目至孝聞也師古曰

長也著音竹助反補注周壽昌曰文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弟者帛人三匹以後帝紀孝者弟者分列屢見此孝著疑孝者之誤薛宣傳云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亦孝

者遷官之一證先謙曰史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

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解實不然也爰登傳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

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

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先謙

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何自為郎言自何處得為郎郎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也顏云目為郎郎無自為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安在相復矣唐具以實對

其進身之由及其家居趙代後徙安陸悉陳之帝遂及居代時事也崔說得之顏劉並誤會

耳輦過索隱謂文具曰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向食監高祚補注先謙曰官本祚作祚案

帝乘輦過郎署也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鉅鹿之

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

壽昌曰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為稱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史記作何以唐曰臣犬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

如言曰良善也備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補注劉攽曰聞廉頗李牧爲人卽是知其實矣諱之讀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先謙曰劉說是也古酒拊牌曰古

音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補注宋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陸下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陸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聞處庫師古曰何

處而言補注先謙曰通鑑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師古曰何胡法引不下有於字此奪

年印姓孫見文紀注功臣表上曰胡寇爲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曰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已內寡人制之闕已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

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鎗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兵略同御覽七百六十三引淮南子

曰闕以外將軍裁之與此傳同錢大昭曰闕漢紀作闕同案爾雅釋宮聚謂之闕郭璞曰門闕曲禮云由闕右李如圭云闕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闕東其西曰闕西先謙

曰史記作闕集解韋昭曰此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郭門之闕也門中板曰闕

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補注先謙曰索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卽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實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曰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委任而責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案史記覆作擾

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二百乘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六韜騎萬三千匹師古曰

也音遺補注先謙曰匹字疑衍史記無匹字索隱引如淳曰鼓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騎士有萬三千人騎可以匹言鼓騎以人言不以匹言是此文不得有匹字明矣通鑑亦作

教者十萬人騎與穀分爲二事則可言匹或此傳本作教者十萬人騎萬三千匹而傳寫奪

文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其功可賞。

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案李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與此異。是曰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

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補注錢大昭曰如說非也。匈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談既云音都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集解徐

廣曰澹一作澹素隱一本作襜。襜通澹。胡注澹林即襜。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襜。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正與此傳合。襜云滅林胡。云降則襜非林胡。可知集解彼注引

徐廣曰襜一作襜。據此澹林亦為澹。臨矣。西抑彊秦。南支韓魏。補注先謙曰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其母倡也。師古曰倡用郭

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幾音鉅。依反五字。趙幽王其母倡也。樂家之女。用郭

開讓而誅李牧。合顏聚代之。補注宋祁曰聚一作最。王念孫曰史記案隱亦曰聚。漢書作最

誦也。說文取財句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

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元年公羊傳會聚。取也。何注取也。集解會以聚。本則則有

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是曰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

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錢字下。是史記集解

之入為私奉養。服說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胡三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先謙案或說胡注是也。呂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曰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

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曰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

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作約。下有或曰以尺簡書。故

曰尺籍也。十一字通鑑。胡注引顏注。謂庶人家之子也。是索隱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

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履同案。詳下文。意索隱是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目法繩之。補注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先謙曰

宋說謬索隱不相應謂數不同也。莫府解在李廣傳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已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補注先謙曰胡注一歲刑為繇此言之師古曰繇陛下雖得

李牧不能用也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因唐大父獨善牧故但言牧事然舉

正作陛下雖得頗牧漢紀同史記通鑑此作陛下雖得廉頗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師

李牧本傳贊曷為不能用頗牧以頗牧二字並稱亦其證曰說讀是日令唐持節救魏尚復呂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曰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衛綰傳以戰車為郎又云臣從車士即此車士也先謙

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漢紀作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表無車騎都尉官十

年景帝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案文帝呂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

十餘不能為官迺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與余善二魏尚槐里

人也補注錢大昭曰尚無傳故於此記其里居猶公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

之衛君也汲因以為氏案通志氏族畧以為汲衛邑其大夫所治之邑不必子汲是也至

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十呂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任呂嚴見

惴補注先謙曰史記嚴作莊謂以莊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

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類寐反補注先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言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是也蓋河內失火

過河南若黠已至河內而發粟賑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此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先謙曰王說是也通鑑三河內竝依史記作河南 請歸節伏矯

制臯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

夫巨數切諫不得久雷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補注齊召南曰治官民史記作治官理民

擇丞史任之如信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

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

亦是也胡三省云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

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

主爵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補注先謙曰引史記作弘疑形近致誤為人性倨少

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曰此不附焉

補注先謙曰所見之士不親附也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盜之為人日傳

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劉棄徐廣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劉棄徐廣

棄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

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

壽昌曰言欲上希堯舜耳觀黯對話知張注誤會黯對為帝語也元朔元年詔云朕嘉唐堯補注周

虞而樂殷周即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說是也漢紀作上曰吾欲與政治法堯舜何如補注周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慧也補注先謙曰索隱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豈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辱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

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

如瀉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瘳與愈同補注沈欽韓曰病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

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一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台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

兼太子少傅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執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此

則出自特恩其常員百日例罷沿漢制也皇甫混集韓文公神道碑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為請吉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已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

也賁音奔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然至其輔少主守城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瀉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

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補注先謙曰至如疑本作上嘗坐

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也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帳置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

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補注何焯曰自為太子洗馬即以莊見憚帝周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以得此於君臣之際也張湯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質

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質上有數字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補注先謙曰在

大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

亂而改師古曰言常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注

更也師古曰言常而公曰此無種矣師古曰言常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黯抗厲師古曰言常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先謙曰下謂字官本必湯也

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補注先謙曰言必

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聞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師

曰每因間師古曰鄉上方鄉儒術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補注宋祁曰遷上分別文法

湯等數奏決讞補注先謙曰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補注曰常以此言面斥之互官本奪矣字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陷人於罔補注曰史記作陷人於罪使先謙曰史記作唯天子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先謙曰史記作唯天子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師古曰詆毀辱雖上亦不說也先謙曰史記作唯天子

亦不說也唯與師古曰詆毀辱雖先謙曰史記作唯天子欲誅之師古曰詆毀辱曰事致先謙曰史記作唯天子弘為丞相適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

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右內史即京兆尹至大初元年乃更名數歲官事不廢大

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大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已不拜補注先謙曰誠重言其尊貴如此信為重也故黯下云反黯

曰夫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曰朝廷所疑

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難至說公孫

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

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

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補注先謙曰黯時丞史謂黯為東海太守時之丞史史記作故黯編

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編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補注沈欽韓曰後來者居上師古曰

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警師古曰編若積薪師古曰編黯罷上曰人果不可已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

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管子故云不可無學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說皆非也日益甚言其愚

黜日更甚又益非損益之益雖老子有為學日益之語不能如此訓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說皆非也日益甚言其愚

下交帝云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語為妄發可知。上文云上方鄉儒術，轉公孫宏黯常致需而觸宏等，故帝以無學識黯也。積薪之言出文子，蘇云出留子，今世傳曾子書無此語。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補注：先謙曰：二官本作三，案史記作二，汲古本是。通鑑亦作二萬乘。

考異云：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亡錢，從民貨馬。師古曰：賂買也。補注：錢大昭曰：昭紀始元四年詔曰：往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即其

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

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補注：先謙曰：令所過諸縣以次給傳，徐徐而來也。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

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晉

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晉灼作如清。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

勝計，而費已鉅萬百數。師古曰：卽數百鉅萬也。臣愚臣為陛下得胡人，皆臣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

獲因與之，臣謝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之，苦二字。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

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臣為闕，出財物如邊關

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闕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闕，妄入宮掖也。從門，繚聲。如應劭臣瓚云：則字當

為闕，妄入為闕，妄出亦為闕也。先謙曰：錢說是。今本書及史記闕入宮掖亦誤作闕。如史記作于其義兩通。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臣謝天下。

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曰：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補注：齊召南曰：臣上史記有是所謂庶其葉而傷其

枝者也。一句漢書刪去，不如本文。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

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狩四年義縱代。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案黯

以盜鑄事復拜官是其隱。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曰：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

處召黯拜為淮陽太守。補注王鳴盛曰黯下自言棄逐居郡又上合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明矣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以表傳參考之高帝

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為淮陽王惠帝元年徙王趙則國除為郡高后以假立惠帝子強為淮陽王強死以武代文帝立武誅則國又除為郡文帝子武以文帝三年立為淮陽王王十

年而徙梁則國又除為郡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為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則國又除為郡後宣帝子欽以元康三年立為淮陽王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時絕郡國展

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為國地志以最後之元始為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俱略也黯為淮陽守當武帝時其前唐嘉亦嘗為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後國除為郡之時司

馬安亦嘗為之見鄧當時傳灌夫亦嘗為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為郡至宣帝元康三年為郡者約九十年故為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傅兄昌為黯伏謝不受印綬

淮陽相則在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解讀黯之職職顯職不使能辭職黯職顯職不使能辭職

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

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補注錢大昭曰有闕本作存今病力師古曰力謂甚也補注周壽昌曰今病二字為句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

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本作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鑑從之狗馬病瘡言夫馬之疾也是力字應屬下讀官本願注在事下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

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願淮陽吏民不

相得師古曰願謂思念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曰距諫詐足曰飾

非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務巧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

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補注先謙曰如淳官本作師古內懷詐曰御主心外挾賊吏曰為重

光謙曰賊吏吏之為姦賊者也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補注先謙曰言息不早言之地也省文言何漢文有此句例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伍被傳公獨以為無福何酷吏傳武帝問言何皆是

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二年張湯自殺公卿表

於是年書張騫為大行令黯曰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清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

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五石耳補注沈欽韓曰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先謙曰集解引作律真二千石奉月二

萬二千石月萬居淮陽十歲而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歲集解徐廣曰卒後上已黯故六千與此異元鼎五年若十歲則至元封二年矣

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補注先謙曰仁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不見公卿表

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姑姊子是也釋親父之姊妹為姑姊光引春秋傳姑姊為證左傳正義古人謂姑為姑姊姊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姊妹為姑姊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入火

取其兄子是謂父姊為姑姊也司馬安之於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為姑之子於黯為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削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補注先謙曰宦官本作官案宦字是史記本作官四至九卿與下文官亦再至九卿相應本書刪官字耳文深者外文飾而內刻深巧善宦其人巧猾而

善宦也後世省文言之曰巧宦亦云善宦晉書潘岳傳仕不達乃作閭居賦曰岳纂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南史何尚

之傳論父子一時竝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此省稱巧宦也宋陳傅良詩文章翰善宦此但稱善宦也安應官見公卿表者元符元年書中尉

司馬安元符五年書廷尉司馬安元符其二無考惟元符三呂河南太守卒昆弟呂安故年書廷尉安不著其姓是年即受代未知即此司馬安否

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補注先謙曰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任保舉官史記作假宏

亦再至九卿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武帝元朔五年書中尉段宏與段宏與客竝以形近致謫也王念孫云索隱本段宏作段宏注云漢書作段宏是史記

本作段宏今本作段宏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宏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

下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鄭幽公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周壽昌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唐書宰

相世系表鄭君名榮
或據所傳家語也
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
高祖令諸故項籍

臣名籍
補注先謙曰於上
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

時
補注先謙曰孝文時鄭君乃死也與司馬遷傳
當時呂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隄
服虔曰梁孝王

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
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呂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

耳
師古曰謂之郊近郊二十里
補注劉奉世曰請謝賓客
補注先謙曰請謝也史記上
夜呂

繼曰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
師古曰恐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薄

劉攽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師古曰謙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作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應自為一句此既加稱自二字則如恐不稱為

一句自見年少官薄為一句稱今俗言自覺年少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官薄蓋謙退之至故如恐不稱也劉說於理未愜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脫行字
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

為右內史
補注先謙曰公
呂武安魏其時議
師古曰議田蚡及寶嬰事補注
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司農
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為大農令是也當時為大農令在
當時為大吏

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雷門下者
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下
字蓋涉上文戒門下而行白帖三十四御覽職官部三

十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嘗為
執賓主之禮
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

然其饒遺人不過具器食
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

量也注負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賈攷字書無負字說文負竹器也則作算負者皆負之壞
脫此作具益非風俗通怨禮篇大尉黃瓊莽豫章徐孺子負荷并步齋一盤醜哭錢大昕

正尚并足算之謬然此本字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際之

亦與管子同作質皆贊之誤也補注先謙曰下云言上不必復云說說字上下屬皆不成句顏說非也說當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常引已

為賢於己補注先謙曰言其薦士及屬官務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

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清曰治行謂莊

莊嚴為裝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劉寬傳又吳漢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治行

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趨趨不敢甚斥臧否補注先謙曰史記

如武安魏其時議是魏其後不堅之類也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當時為大司農

任人賓客儲音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儲也師古曰儲謂受顧賃而

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儲人取庸直也或者賞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

辜較字亦作豔權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豔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

以任人與賓客對舉是也任人謂見保任之人若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並為大農辜較取利也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

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清曰承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

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時始與汲

黯列為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補注

在元光師古曰填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

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

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呂成名哉？楊

子曰：為孝文親誄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補注先謙曰楊官本作揚曷為不能用頗牧。

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